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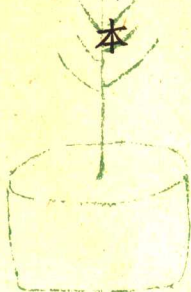
692.6
1

貳 672.6
3420

湘

西

改訂本



沈從文著作集之一

小城

袁

湘
西

一名「沅水流域識小錄」

沈從文著作集之一

題記

我這本小書只能說是湘西沅水流域的雜記，書名用「沅水流域識小錄」，似乎還切題一點。因為湘西包括的範圍甚寬，接近鄂西的桑植、大庸、慈利、臨澧各縣應當在內，接近湘南的武岡、安化、綏寧、通道各縣也可以在內。不過一般記載說起湘西時，常常不免以沅水流域各縣作主體，就是如地圖所指，西南公路沿沅水由常德到晃縣一段路。本文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時，即沿用這個名稱，因此現在並未更改。

這是古代荆蠻由雲夢洞庭湖澤地帶被漢人逼迫退守的一隅。地有五溪，「五溪蠻」的名稱即由此而來。傳稱馬援征蠻，因死於壺頭山，壺頭山在沅水中部，因此沅水流域每一縣城都有一伏波宮。春秋時被放逐的楚國詩人屈原，駕舟溯流而上，許多地方還約略可以推測得出。便是這個偉大詩人用作題材的山精洞靈，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儼然隨處可以發現。尤其是與楚辭不可分的酬神宗教儀式，據個人私意，如用鳳凰縣大雉酬神儀式作根據，加以研究比較，必尙有好些事可以由今會古。土司制度爲中國邊遠

各省統治制度之一種，五代時馬希範與土司夷長立約的銅柱，現今還矗立於西水中部河岸邊，地臨近青魚潭，屬永順縣管轄。西水流域幾個縣分，至今就還遺留下一些過去土司統治方式，可作專家參考。屯田練勇爲清代兩百年來治苗方策，且是產業共有共享一種雛形試驗，民國以來，苗民常有問題，問題便與屯田制度的變革有關，與練勇事似二而一。所以一個行政長官，一個史學者，一個社會問題專家，對這地方的過去，當前，未來，有些關係，或不可缺少興味，更不能不對這地方多有些瞭解。

又如戰爭一起，我們南北較好的海口和幾條重要鐵路線，都陸續失去了，談建國復興，必然要從地面的經營和地下的發掘作起。湘西人常自以爲極貧窮，不時且不免因此發生「自卑自棄」感覺，儼若凡事爲天所限制，無可奈何。事實上，湘西的桐油，茶葉，都有很好的出產。地下的煤鐵，雖不如外人所傳說富厚，至於特殊金屬，如銻，砒，銀，鎢，汞，金，地下蘊藏都相當多。尤其是經最近調查，幾個金礦的發現，藏金量之豐富，與鐵牀之佳好，爲許多專家所想像不到。湘西雖號稱偏僻，在千年前的桃花源記，被形容爲與世隔絕的區域，可是到如今，它的地位也完全不同了。西南公路由此通過，貫串了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的交通。並且戰爭已經到了長江中部，有逐漸向內地轉移可能。湘西的咽喉爲常德，地當

洞庭湖口，形勢重要，在沿湖各縣數第一。敵如有心冒險西犯，這咽喉之地勢所必爭，將來或許會以常德為據點，作攻川攻黔準備。我軍戰略若係將主力離開鐵路線，誘敵入山地，則湘西沅水流域必成爲一個大戰場——一個戰場，換一句話，也就是一片瓦礫場！「未來」湘西的重要，顯而易見。然而這種「未來」是與「過去」「當前」不可分的。對於這個地方的「過去」和「當前」，我們是不是還應當多知道一點點？還值得多知道一點點？據個人意見，對於湘西各方面的知識，實在都十分需要。任何部門的專家，或是一個較細心謹慎的新聞記者，用「湘西」作題材，寫成他的著作，不問這作品性質是特殊的或一般的，我相信，都重要而有價值。因爲一種比較客觀的記載，縱簡略而多缺點，依然無害於事，它多多少少可以幫助他人對於湘西的認識。至於我這冊小書，在本書第一章上，即說得明明白白：只能說是一點「土儀」，一個湘西人對於來到湘西或關心湘西的朋友們所作的一種芹獻。我的目的只在減少旅行者不必有的憂慮，補充他一些不可避免的好奇心，以及給他一點來到湘西爲安全和快樂應當需要的常識，並希望這本小書的讀者，在掩卷時，能對這邊鄙之地給予少許值得給予的同情，就算是達到寫作目的了。若這本小書還可對這些專家或其他同鄉前輩成爲一種「拋磚引玉」的工作，那更是我意外的。

榮幸。

我生長於鳳凰縣十四歲後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個地方大約住過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這條水上畢的業。我對於湘西的認識，自然較偏於人事方面。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老幼貴賤，生死哀樂種種狀況，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較多。去鄉約十五年，去年回到沅陵看看，新陳代謝，人事今昔情形不同已很多。然而另外又似乎有些情形還是一成不變。我心想：這些人被歷史習慣所範圍，所形成的一切，若寫它出來，當不是一種徒勞！因為在湘西我大約見過兩百左右年青同鄉，談起國家大事，文壇掌故，海上繁華時，他們竟像我還知道的很多。至於談起桑梓情形，卻茫然發呆。人人都知道說地方人不長進，老年多頑固墮落，青年多虛浮繁華，地方政治不良，苛捐雜稅太多。可是都人云亦云，不知所謂。大家對於地方壞處缺少真正認識，對於地方好處更不會有何熱烈愛好。即從青年知識分子一方面觀察，不特知識理性難擡頭，情感勇氣也日見薄弱。所以當我拿筆寫到這個地方種種時，本人的心情實在很激動，很痛苦。覺得故鄉山川風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儉耐勞，並富於熱忱與藝術愛美心，地下所蘊聚又如此豐富，實寄無限希望於未來。因此這本書的最好讀者，也許應當是生於斯，長於斯，將來與這個地方榮枯永遠不

可分的同鄉。

湘西到今日，生產，建設，教育，文化，在比較之下，事事都顯得落後，一般議論常認為是「地瘠民貧」，這實在是一句錯誤的老話。老一輩可以藉着解嘲，年輕人決不宜用此卸責。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必需認識清楚：這是湘西人負氣與自棄的結果！負氣與自棄本來是兩件事，前者出於山民的強悍本性，後者出於缺少知識養成的習慣；兩種弱點合而為一，於是產生一種極頑固的拒他性，不僅僅對一切進步的理想加以拒絕，便是一切進步的事實，也不大放在眼裏。譬如就湘西地方商業而論，規模較大的出口貨如桐油，木材，煙草，茶葉，進口貨如棉紗，煤油，煙捲，食鹽，五金，就無不操縱在江西幫，漢口幫商人手裏，湘西人是從不過問的。湘西人向外謀出路時，人自為戰，與社會環境奮鬥的精神，很得到國人尊敬，至於集團的表現，遵循社會組織，從事各種近代化企業競爭，就大不如人。因此在政治上雖產生過熊希齡，宋教仁，多獨張一幟，各不相附。軍人中出過傅良佐，田應詔，蔡鉅猷，對於湖南卻無所建樹。讀書人中近二十年來更出了不少國內知名專門學者，然而沅水流域二十縣，到如今卻併一個像樣的中學還沒有！各縣雖多財主富翁，這些人的財富，除被動的派捐綁票，自動的嫖賭逍遙，竟似乎別無更有意義的用途。這種長於此而拙於

彼，也精明能幹，也胡塗到家的情形，無一不是負氣與自棄結果。負氣與自棄影響到政治方面，則容易有「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觀念，少彈性，少膨脹性，少黏附團結性，少時代應有的變通性。影響到普遍社會方面，則一切容易趨於保守，對任何改革都無熱情，難興奮，凡事惟以拖拖混混爲原則，以不相信不合作保持負氣，表現自棄。這自然不成的負氣與自棄使湘西地方被稱爲苗蠻匪區，湘西人被稱爲苗蠻土匪，這是湘西人的羞辱，每個人都有滌除這羞辱的義務。天時地利待湘西人并不薄，湘西人所宜努力的，是肯虛心認識人事上的弱點，并有勇氣改善這些弱點。第一是自尊心的培養，特別值得注意。因即以游俠者精神而論，若缺少自尊心，便不會成爲一個大腳色。何況年青人將來對地方對歷史的責任，遠比個人得失榮辱爲重要。

日月交替，因之產生歷史。民族興衰，事在人爲。屈宋文章，曾左勳業，遺芳餘烈，去今猶未甚遠。我這本小書所寫到的各方面現象，和各種問題，雖極瑣細平凡，在一個有心人看來，說不定還有一點意義，值得深思！

目錄

引子·····	一
常德·的船·····	七
沅陵的人·····	一九
白河流域幾個碼頭·····	三五
瀘溪·浦市·箱子巖·····	四三
辰谿的煤·····	五四
沅水上游幾個縣分·····	六〇
鳳凰·····	七三
苗民問題·····	九三

引子

戰事一延長，不知不覺間增加了許多人地理知識。另外一時，我們對於地圖上許多地名，都空空泛泛，并無多少意義，也不能有所關心。現在可不同了。一年來有些地方，或因為敵我兩軍用礮火血肉爭奪，或因為個人需從那里過身，都必然重新加以注意。例如豐臺，台兒莊，富陽，嘉善，南京，或長沙，這里或那里，我們好像全都十分熟習。地方和軍事有關，和交通有關，它的形勢，物產，多多少少且總給我們一些概念。所以當前一個北方人，一個長江下游人，一個廣東人（假定他是讀書的），從不到過湖南，如今擬由長沙，經湘西，過貴州，入雲南，人到長沙前後，自然從一般記載和傳說，對湘西有如下幾種片段印象或想像：

（一）湘西是個苗區，同時又是個匪區。婦人多會放蠱，男子特別歡喜殺人。

（二）公路極壞，地極險，人極蠻，因此旅行者通過，實在冒兩重危險，若想住下，那簡直是探險了。

(三) 地方險有險的好處，車過武陵，就是桃花源記上所說的漁人本家。武陵上面是桃源縣，就是「桃花源」，說不定還有避秦的遺民，可以招待客人。經過辰州，那地方出辰州符，出辰砂。且有人會趕屍。若眼福好，必有機會見到一羣死屍在公路上行走，汽車近身時，還知道避讓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樣！

(四) 地方文化水準極低，土地極貧瘠，人民蠻悍而又十分愚蠢。

這種打算似乎十分可笑，可是有許多人就那麼心懷不安與好奇經過湘西。經過後一定還有人相信傳說，不大相信眼睛。這從許多過路人和新聞記者的游記或通信就可看出。這種游記和通信刊載出來時，又給另外一些陌生人新的幻覺與錯覺，因此湘西就在這種情形中成爲一個特殊區域，充滿原始神祕的恐怖，交織野蠻與優美，換言之，地方人與物，由外面人眼光中看來俱不可解。造成這種印象的，最先自然是過去游宦的外來人，一瞥而過，作成的荒唐記載，其次便是到過湘西來作官作吏，因貪污搜括不遂，或因貪污搜括喫過地方人的苦頭，這種人的傳說。因爲大家都不明白湘西，所以談文化史的陳序經先生，在一篇討論研究西南文化的文章裏，說及湖南苗民時，就說「八十年前湖南還常有苗患，然而湖南苗民在今日已不容易找出來。」（見新動向二期）陳先生是隨同

西南聯合大學在長沙住過好幾個月的，既不知道湘西還有幾縣地方，苗民占全縣人口比例到三分之二以上，更不注意湘主席何鍵的去職，榮升內政部長，就是苗民「反何」作成的。一個專家對於湘西尙如此隔膜，別的人可想而知了。

本文的寫作，和一般游記通訊稍微不同。作者是本地人，可談的問題極多，譬如鑛產、農村、教育、軍事，一切大問題，然而這些問題，這時節不是談它的時節。現在僅就一個旅行者沿湘黔公路所見，下車時容易觸目，住下時容易發生關係，談天時容易引起辯論，這一類瑣細小事，分別寫點出來，作為關心湘西各種問題或對湘西還有興味的過路人一分「土儀」。如能對於旅行者減少一點不必有的憂慮，補充一點不可避免的好奇心，此外更能給他一點常識——對於旅行者到湘西來安全和快樂應當需要的常識，或一點同情，對這個邊鄙之地值得給予的同情，就可說是已經達到拿筆的目的了。

一個外省人想由公路乘車入滇，總得在長沙候車，多多少少等些日子。長沙人的說話，以善於擴大印象描繪見長，對於湘西的印象，不外把經驗或傳聞復述一次。殺人放火，執槍弄刀，知識簡陋，地方神祕，如此或如彼，敍說的一定有聲有色。看看公路局的記名簿，輪到某某買票上車了，於是這個客人擔着一分憂慮，懷藏一點好奇心，由長沙上車，一離

城區就，得過渡，待渡時，對長沙留下的印象，在飲食方面必然是大盤，大碗，大調羹和大筷子。私人住宅門牆上園廬名稱字樣大，商店鋪子門面招牌也異常大，東東西西都大——正好像一切東西都放大了，凡事不能例外，所以購買什物時，作生意人的脾氣也特別大，（尤其是洋貨鋪對於探頭探腦想買點什麼的鄉下人，郵局的辦事員對於普通人……）為一點點小事大吵大罵，到處可見。也許天時陰雨太多了一點，發揚的民族性與古怪的天氣相衝突，結果便表現於這些觸目可見的問題上。長沙出名的是湘繡，湘繡中合乎實用的是被面，每件定價六十四元到一百二十元，事實上給他十五元，交易就辦好了。虛價之大也是別地方少有的。在人事方面，卻各憑機會各碰運氣，或滿意，或失望，最容易放在心上的，必然是前主席一籌防空捐，六百萬元不費力即可收齊，說明湖南並不十分窮。現主席擬用五萬年青學生改造地方政治，證明湖南學生相當多。地方氣候雖如漢朝賈誼所說，卑溼多雨，人物如屈原所詠，臭草與香花雜植，無論如何總會給人一種活潑與旺印象。市面活潑也許是裝璜的，政治鋪排也許是有意為之的，然而地方決不是死氣沈沈的。時代若流行標語口號，他的標語口號會比別的地方大得多，響亮得多，前進得多。（北伐後馬日事變前可以作例。）時代若略略向回頭路走，中國老迷信有露面機會，那麼，和尙

道士同善社，佛學會，無不生意興隆，號召廣大。（清黨後全省軍人忽然佛化，可以作例。）過路人只要肯留心一看，就可到處看出誇張，這點誇張縱與地方真實進步無關，與市面繁榮可大有關係。長沙是個並未完全工業化的半老都城，然而某幾種手工業，如刺繡，邊炮，雨傘，夏布，不特可供給本省需要，還可向外埠奪取市場。礦產與桐油木材，更增加本省的財富與購買力。所以外來絲織品，毛織品及奢侈品，也可在省會上得到廣大的出路。民氣既發揚，政治上負責的只要肯辦事，會辦事，什麼事都辦得通。目前它在動，在變，在發展，人和物無不如此。

汽車過河後，長沙地方和旅行者離遠了。爆竹聲，吵罵聲，交通器具嘈雜聲，慢慢的在耳根邊消失了。汽車上了些山，轉了些灣，窗外光景換了新樣子。且還繼續時時在變換。平田角一棟房子，小山頭三株樹，乾淨灑脫處，一個學中國畫的旅客當可會心於新安派的畫上去。旅行者會覺得車是向湘西走去，向那個野蠻而神祕，有奇花異草與野人神話的地方走去，添上一分奇異的感覺，雜糅愉快與驚奇。且一定以為這里將如此如此，那里必如此如此。可是這種擔心顯然是白費的，因為益陽和寧鄉，給過路人的印象都不是旅行者所預料得到的。公路坦平而寬闊，有些地方可並行四輛卡車，經雨後路面依然很好。路

旁樹木都整齊如翦。兩旁田畝如一塊塊毯子，形色爽人心目。小山頭全種得是馬尾松和茶樹樺樹，著名的松菌、茶油和白炭，就出於這些樹木。如上路適當三月裏，還到處可見赤如火燄的杜鵑花，在斜風細雨裏聽杜鵑鳥在山谷裏啼喚！有人家處多叢竹繞屋，竹幹帶斑的，起雲的，紫黑的，中節忽然脹大的，北方人當作寶貝的各種竹科植物，原來這地方鄉下小孩子正拿它來趕豬趕鴨子。小孩子眼睛光明，聰明活潑，馴善柔和處，會引起旅行者的疑心：這些小東西長大時就會殺人放蠱？或者不免有點失望，因為一切人和物都與理想中的湘西的野蠻光景不大相稱。或者又覺得十分滿意，因為一切和江浙平原相差不多，表現的是富足安適，無往不宜。

可是慢慢的看罷，對湘西下斷語太早了一點不相宜。我們應當把武陵以上稱為湘西，它的個性特性方能見出。由長沙到武陵，還得坐車大半天也。也許車輛應當在那個地方休息，讓我們在車站旁小旅館放下行李，過河先看看武陵，一個詞章上最熟習的名稱。

常德 的 船

常德就是武陵，陶潛的搜神後記上桃花源記說的漁人老家，應當擺在這個地方。德山在對河下游，離城市二十餘里，可說是當地唯一的山。汽車也許停德山站，也許停縣城對河另一站。汽車不必過河，車上人卻不妨過河，看看這個城市的一切。地理書上告給人說，這裡是湘西一個大碼頭，是交換出口貨與入口貨的地方。桐油，木料，牛皮，豬腸子和豬鬃毛，煙草和水銀，五倍子和雅片煙，由川東，黔東，湘西各地用各色各樣的船隻，裝載到來，這些東西是全得由這裡轉口，再運往長沙，武漢的。子鹽，花紗，布疋，洋貨，煤油，藥品，麵粉，白糖，以及各種輕工業日用消耗品和必需品，又由下江輪駁運到，也得從這裡改裝，再用那些大小不一的船隻，分別運往沅水各支流上游大小碼頭去卸貨的。市上多的是各種莊號。各種莊號上的坐莊人，便在這種情形下成天如一個磨盤，一種機械，為職務來回忙。郵政局的包裹處，這種人進出最多。長途電話的營業處，這種坐莊人是最大主顧。酒席館和妓女的生意，靠這種坐莊人來維持。

除了這種繁榮市面的商人，此外便是一些寄生於湖田的小地主，作過知縣的小紳士，各縣來的男女中學生，以及外省來的參加這個市面繁榮的掌櫃夥計，烏龜王八。全市人口過十萬，街道延長近十里，一個過路人到了這個城市中時，便會明白這個湘西的咽喉，真如所傳聞，地方並不小。可是卻想不到這咽喉除吐納貨物和原料以外，還有些什麼東西。作這種吐納工作，責任大，工作忙，性質雜，又是些什麼人。假若一旦沒有了他們，這城市會不會忽然成爲河邊一個廢墟？這種人照例觸目可見，水上城裏無一不可以碰頭，卻又最容易爲旅行者所疏忽。我想說的是真正在控制這個咽喉，支配沅水流域的幾萬船戶。

這個碼頭真正值得注意令人驚奇處，實在也無過於船戶和他所操縱的水上工具了。要認識湘西，不能不對他們先有一種認識。要欣賞湘西地方民族特殊性，船戶是最有價值材料之一種。

一個旅行者理想中的武陵，漁船應當極多。到了這里一看，纔知道水面各處是船隻，可是卻很不容易發現一隻漁船。長河兩岸浮泊的大小船隻，外行人一眼看去，只覺得大同小異，事實上形製複雜不一，各有個性，代表了各個地方的個性。讓我們從這方面來多